

《維摩詰經》的善巧教化—以四句為例

劉嘉誠

一、前言

佛陀為眾生說法，往往為了適應眾生不同的根性，而施設種種不同的教化，譬如對於一切法到底是實在或是不實在，佛陀則依眾生不同的根性，或說一切實，或說一切非實，或說一切亦實亦非實，或說一切非實非非實，此中一切「實、非實、亦實亦非實、非實非非實」，就是佛教中典型的「四句」(catuskoti)教法。

四句既是佛為適應眾生根性所施設的善巧教化，那麼四句究竟和眾生的根性具有什麼樣的關係呢？一般而言，「一切實、非實」是針對鈍根人而說的，佛陀教他們辨別生滅法是不實的，涅槃才是真實的，有為法是虛幻的，無為法才是實在的。其次，「亦實亦非實」是針對中根人而說的，佛陀不再用為鈍根人而施設的二分法，反而將原來二分的事物視為是一元的，如前面所說的生滅與涅槃，有為與無為，其實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東西。最後，「非實非非實」是針對利根人而說的，佛陀為了破除凡夫的實執，而施設一個非實，等到實執去除了，非實的觀念也不能留，這樣才能悟入實相。可見「四句」乃係佛陀為不同根性的眾生，施設種種善巧與方便的教化。

二、《維摩詰經》含有四句的善巧教化

《維摩詰經》是記載維摩詰居士說法的經。依本經所說，維摩詰居士是一位從妙喜國淨土倒駕慈航的大菩薩，已「深植善本，得無生忍，辯才無礙，遊戲神通。」(T14,539a)這樣的菩薩當然深知諸法實相是離言的，所以在本經〈弟子品〉中維摩詰告訴目犍連說：「法無名字，言語斷故，法無有說，離覺觀故。」

(T14,540a)法原是離言的，但是諸佛菩薩為了度化眾生，又不得不說法，所以維摩詰乃「以大悲心讚于大乘，念報佛恩，不斷三寶，然後說法。」(T14,540a)諸佛菩薩說法是講究善巧與方便的，維摩詰也不例外，如本經〈方便品〉所說：維摩詰「入深法門，善於智度，通達方便，大願成就……欲度人故，以善方便居毘耶離。」(T14,539a)

維摩詰的大悲與善巧是經中明言的，至於維摩詰是否也是為了適應眾生的根性而應機施教呢？從本經看來，答案顯然是肯定的，如本經〈方便品〉說：維摩詰「明了眾生心之所趣，又能分別諸根利鈍。」(T14,539a)又如〈弟子品〉中

維摩詰教示目犍連說：「當了眾生根有利鈍，善於知見，無所罣礙…然後說法。」

(T14,540a) 同樣在〈弟子品〉中維摩詰教誡佛陀另一大弟子富樓那說：「先當入定，觀此人心，然後說法…汝不能知眾生根源…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，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。」(T14,540c-541a) 以上所舉，都足以說明維摩詰是一位能夠深明眾生根性而應機施教的大菩薩。他的善巧教化，除了在〈弟子品〉及〈菩薩品〉中，對佛陀的十大弟子及四位菩薩的應機施教而可見端倪之外，我們尚可發現本經的〈佛道品〉、〈香積佛品〉、〈入不二法門品〉及〈見阿閼佛品〉，都與上述四句的善巧教化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以下依四句中「一切實非實」、「亦實亦非實」、「非實非非實」的次第，說明本經所表現的善巧教化。

(一) 〈香積佛品〉開顯「一切實非實」的教化

如前所言，「一切實非實」是佛陀為教化鈍根難化的眾生，而勉強說生死是苦，涅槃是樂，或說有為是假，無為是真，然而這是佛陀專為鈍根難化的眾生所施設的方便，並非實相就是如此。如果就深入實相的菩薩而言，這種分別是多餘而不足取的。本經〈香積佛品〉維摩詰以神通力示現眾香國佛土，「彼土無有聲聞、辟支佛名，唯有清淨大菩薩眾。」(T14,552a) 這些清淨大菩薩住眾香國，共食香飯，身出妙香，身安快樂，不知世上另有娑婆世界，也不知道什麼是樂小法者。本品先以此眾香國淨土的清淨菩薩，對照我人所處的五濁惡世以及諸樂小法者，形成強烈的對比，接著再藉由眾香國的香積如來如何向彼國菩薩說法，對照娑婆世界的釋迦牟尼佛如何向五濁眾生說法，以突顯五濁眾生的剛強難化。我們試看如下的對話就可看出這種對比的意義：「爾時，維摩詰問眾香菩薩：『香積如來以何說法？』彼菩薩曰：『我土如來無文字說，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，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，即獲一切德藏三昧…所有功德皆悉具足。』彼諸菩薩問維摩詰：『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？』維摩詰言：『此土眾生剛強難化，故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……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，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，乃可調伏。』(T14,552c-553a)

引文中「此土眾生剛強難化」說明我人的根性劣鈍難化，「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」說明釋迦牟尼佛為鈍根的眾生施設方便，以調伏眾生的拙劣心性，這與四句中的「一切實非實」，佛陀為鈍根的眾生分辨何者為實、何者為非實的用心是如出一轍的。再者，〈香積佛品〉中維摩詰所指釋迦牟尼佛為剛強難化眾生所說的「剛強之語」，與「一切實非實」的說法亦無二致，如說：「佛為說剛強之

語以調伏之，言……是結戒，是持戒，是犯戒；是應作，是不應作；是障礙，是不障礙；是得罪，是離罪；是淨，是垢；是有漏，是無漏；是邪道，是正道；是有為，是無為；是世間，是涅槃。」(T14,552c-553a) 維摩詰這一段話無異是說世間非實、涅槃是實，有為非實、無為是實，依此類推，其他亦可作如是解。這顯然用的是「一切實非實」的二分法，它的說法對象乃係根性劣鈍的眾生，足見〈香積佛品〉所開顯的是「一切實非實」的方便教化。

(二)〈佛道品〉開顯「亦實亦非實」的教化

《維摩詰經》是弘揚大乘的經典，經中處處可見貶小揚大，而本經一開始就指出菩薩的真義在於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，亦即菩薩是不離眾生而求入正位的，如〈佛國品〉中佛言：「寶積！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，所以者何？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，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，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，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。所以者何？菩薩取於淨國，皆為饒益諸眾生故。」(T14,538a) 眾生所居住的世界是穢土，菩薩所取證的佛土是淨土，經中說「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」，這無異是說穢土即是淨土的意思，有著「亦實亦非實」的教化意涵。然而這只是起頭，真正明白顯示「亦實亦非實」教法的是〈佛道品〉，在該品中，透過維摩詰與文殊師利這兩位大菩薩展開對話，而充分表現出「亦實亦非實」的善巧教化。

本來在聲聞人的眼中，「實」與「非實」是互相對立的，然而在大乘菩薩道上，實與非實不但不是對立的，反而能相容並蓄，這在本經〈佛道品〉中，不乏有這樣的例子，如：「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：『菩薩云何通達佛道？』維摩詰言：『若菩薩行於非道，是為通達佛道。』」(T14,548c-549a) 這是總標「非道即是佛道」，接著是這句話的分說：「(文殊師利) 又問：『云何菩薩行於非道？』(維摩詰) 答曰：『若菩薩…示行貪欲離諸染著，示行瞋恚於諸眾生無有恚闕，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…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…示有妻妾采女而常遠離五欲淤泥…現遍入諸道而斷其因緣，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。文殊師利！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，是為通達佛道。』」以上是維摩詰答文殊師利所問，接著又有一段文殊師利答維摩詰所問的話，同樣是在說明「染污即清淨」的道理，如：「維摩詰問文殊師利：『何等為如來種？』文殊師利言：『有身為種，無明有愛為種，貪恚癡為種，四顛倒為種，五蓋為種，六入為種，七識處為種，八邪法為種，九惱處為種，十不善道為種。以要言之，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。』」(T14,549a-b) 最後，

文殊師利總結一句話說：「是故當知：一切煩惱為如來種。」

綜觀上述維摩詰與文殊師利兩位菩薩的對話，可以歸結為：「生死即是涅槃」、「煩惱即是菩提」，類此經文的表現方式，屬於文殊法門特有的密語或出格語言的表現方式，而其正符合四句中的「亦實亦非實」，因此〈佛道品〉所開顯的乃是「亦實亦非實」的教化。

（三）〈入不二法門品〉、〈見阿閼佛品〉開顯「非實非非實」的教化

《維摩詰經》闡述「非實非非實」的觀念，在〈弟子品〉中就已出現，如說：「迦葉！若能捨八邪入八解脫，以邪相入正法，以一食施一切，供養諸佛及眾賢聖，然後可食。如是食者，非有煩惱非離煩惱，非入定意非起定意，非住世間非住涅槃。」(T14,540b) 又如：「須菩提！（若能）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……不解不縛，不見四諦非不見諦，非得果非不得果，非凡夫非離凡夫法，非聖人非不聖人，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，乃可取食。」(T14,540b) 然而，這只是〈弟子品〉中維摩詰對大迦葉與須菩提兩位聲聞弟子的應機教化，真正廣說這種「非實非非實」教化的，是〈入不二法門品〉與〈見阿閼佛品〉。

〈入不二法門品〉是本經重要的一品，經中由三十三位菩薩各明所契入的不二法門，而諸菩薩所表明的不二法門，不外是「先說什麼是二，再說什麼是不二」的方式，這種方式與四句中先說實、非實是二，次說實、非實是一，末說實、非實不二（亦非一）的處理方式並無差別。茲舉經中諸菩薩所說的幾個例子以為說明，如：「生、滅為二，法本不生，今則無滅」、「受、不受為二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，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、無作無行」、「善、不善為二，若不起善不善…是為入不二法門」、「有漏、無漏為二，若得諸法等，則不起漏不漏想」、「生死、涅槃為二，若見生死性，則無生死、無縛無解」、「闇與明為二，無闇無明則無有二」、「樂涅槃、不樂世間為二，若不樂涅槃、不厭世間，則無有二」(T14,550c-551c) 從上引經文可知，〈入不二法門品〉中所使用的方法，顯然是四句中「非實非非實」的教法。

其次，〈見阿閼佛品〉中釋尊於法會大眾前，為了應機教化諸菩薩、聲聞、天、人等，特地問維摩詰如何觀如來身，然後透過維摩詰的回答，說出如來身乃不一不異、非有非無的如實正觀。依照經中維摩詰所說的如來身是：「不一相不異相，不自相不他相，非無相非取相，不此岸不彼岸…非有為非無為，無示無說，不施不慳，不戒不犯…不來不去，不出不入…。」(T14,555a) 維摩詰是從妙喜

國淨土乘願而來的菩薩，佛陀藉由他說出什麼是如來不動正觀，是最恰當不過的。而維摩詰所表達的方式，即是承襲前述〈弟子品〉及〈入不二法門品〉中所開顯之「非實非非實」的教化。

三、結論

以上從四句的教化意涵，說明《維摩詰經》具有相同的善巧教化。在四句中，「一切實非實」是為鈍根者所施設，「亦實亦非實」是為中根者所施設，「非實非非實」是為利根者所施設，雖說「非實非非實」是為利根者所施設，然而這仍是透過語言文字而表達的，真正菩薩所證悟的實相，乃是超越四句，遠離一切言語概念的，正如維摩詰在〈入不二法門品〉中所表現的「默然無言」。而本經中亦一再重複傳達這樣的訊息，如：「法無名字，言語斷故；法無有說，離覺觀故。」(T14,540a)、「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。」(T14,551c)、「我土如來無文字說。」(T14,552c)、「我觀如來…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。」(T14,555a)由此可見，實相恆無示無說，佛為化眾生故，而施設各種言說。因此，「實相離言」、「實相無相」，才是《維摩詰經》所要揭示的諸法實相，而一切文字，乃至一切施設都只是方便善巧。從本文所述，佛為化眾生故，而施設的四句教法，在《維摩詰經》中有廣泛而靈活的運用，充分表現出四句的善巧教化之意涵。